

NAXI DONGBAJING BAYU JI BAYU YONGZI YANJIU

纳西东巴经跋语及 跋语用字研究

邓章应 郑长丽◎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比较文字学丛书之三

NAXI DONGBAJING BAYU JI BAYU YONGZI YANJIU

纳西东巴经跋语及 跋语用字研究

邓章应 郑长丽◎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装帧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西东巴经跋语及跋语用字研究/邓章应,郑长丽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2088-1

I. ①纳… II. ①邓…②郑… III. ①东巴文-跋-研究 IV. ①H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3143 号

纳西东巴经跋语及跋语用字研究

NAXI DONGBAJING BAYU JI BAYU YONGZI YANJIU

邓章应 郑长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9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088-1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邓章应博士与其高徒郑长丽合著的《纳西东巴经跋语及跋语用字研究》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使我想起了东巴经跋语研究的由来和相关的一些问题。

纳西族东巴文不仅用于书写宗教经典，有时候也用于日常生活，我们称之为应用性文献。最早注意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是李霖灿先生，他在《么些族文字的发生和演变》一文中说：“么些文字的日常应用，大致不出谱牒、记账、书信三项，谱牒、账目，我曾在么些地区着意搜求，毫无所获。书信则只见到几封最近军人的家书，这可见么些文字在日常应用上份量的稀少。”李先生没有把东巴经的跋语视为东巴文的“日常应用”，但他非常重视纪年跋语在确定东巴经写本年代时的决定性作用。1956年李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帮助整理东巴经时，便通过一则东巴经跋语来考证“世界第一早的么些经典”。可以说，李霖灿先生是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和跋语研究的先驱。

我是在李先生大作的启发下开始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研究的。1999年8月，我向中国语言学会第十届年会提交了题为《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的论文，建议重视对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研究。同年10月，又将这篇论文提交到“’99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孙宏开先生在作大会学术总结时，认为这篇文章开辟了东巴文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我在文中将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分为医书、账本、契约、谱牒、歌本、规程、书信、日记、文书、对联、墓铭等类，并说：“另外，在不少东巴经末尾，有一些跋语性质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述经过，或抒胸臆，与经文正文在内容和文字上有所不同，也应视为应用性文字，今后有必要加以收集和研究。”此后，我又考察过《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跋语，根据其中的纪年跋语考察了《全集》中的纪年经典，并利用跋语考证了几位东巴的生年。

其后，陆续有甘露利用经书跋语研究东巴文假借字的文体差异，杨亦花通过经书跋语研究著名大东巴和世俊、和文质的生平，和继全对哈佛大学所藏东巴经跋语进行考察研究，邓章应利用经书跋语研究东巴经典的传承，郑长丽的硕士论文对《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跋语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等。

本书收集了目前刊布的所有东巴经书跋语，对其地域、时代、用字、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东巴是“人神之媒”，在庄严肃穆的经书正文中，东巴难以掺入个人的际遇情感，但在经书之外的跋语中，则可以敞开襟怀，直抒“人”的七情六欲。大凡对神灵的虔诚、对经艺的追求、对生活 and 子孙的祈愿、抄写经书的艰辛、经书的经济价值、经书的传承、东巴的年龄里籍、抄书时的一些历史事件，在跋语中都有反映。经书跋语是东巴心灵的窗户，是东巴自己留下的真实史料，有的跋语对于确定写本的时代地域有决定性的作用。以往的东巴文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见物不见人”的倾向，研究经书多，研究东巴少，对经书末尾的跋语往往未予重视。本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对东巴群体、东巴经跋语、东巴文应用性文献乃至整个东巴文化的研究，对其他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谨向两位作者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所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表示敬意和祝贺。

本书的出版是东巴经跋语研究新的起点，若要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建议应注意以下几点：一要尽量收集海内外公私收藏东巴经中的跋语材料，按地区、时代、东巴系统地汇集整理。二要加强田野调查，将跋语材料和口碑材料、乡土史志结合起来。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解决了好多问题，主要得益于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三要加强跋语语言文字的解读和疑难问题的研究。有的跋语没有现成的译文，有的虽有译文但仍须校核考订，只有提高了独立解读原始材料的能力，才能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水平。四要注意将跋语研究与解决东巴文化研究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诸如东巴的生平、里籍、师承，经书的版本、分域、断代，经义的流派、嬗变，以及相关的语言、文字、历法、经济、历史问题等。

期待作者和朋友们有更多的好作品面世。

喻遂生

2012年12月14日

目 录

序	喻遂生 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东巴经跋语的定义及特点	1
第二节 东巴经跋语类型	11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22
第四节 本书所使用文献及相关问题说明	25
第二章 东巴经跋语反映的不同地域东巴及其经书	27
第一节 宝山、鸣音、大东经跋语反映的东巴及其经书	27
第二节 丽江经跋语反映的东巴及其经书	42
第三节 鲁甸经跋语反映的东巴及其经书	66
第四节 鲁甸和乌尤东巴的经书断代研究	90
第五节 俄亚经、白地经、维西经跋语	104
第六节 三地东巴所写经书风格特点比较研究	109
第三章 东巴经跋语的纪时记录	111
第一节 东巴经跋语纪时方式概述	111
第二节 事件纪年方式	118
第三节 纪月纪日纪时辰方式	121
第四章 东巴经跋语用字研究	125

第一节 宝山、鸣音、大东经跋语用字研究.....	125
第二节 丽江经跋语用字研究	164
第三节 鲁甸经跋语用字研究	192
第四节 三地经书跋语用字比较研究	230
第五章 东巴经跋语所反映的文化现象	242
第一节 从跋语看东巴教经典的传承	242
第二节 从跋语看东巴的培养	253
第三节 跋语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	261
附录：已刊布的东巴经跋语资料	264
参考文献	303
后记	306

第一章 绪论

东巴经是东巴文化的主要载体，它是历代东巴们用东巴文记录的宗教祭词及相关资料，经过长期累积与不断抄写传承，形成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东巴经内容涉及纳西族古代社会形态、民族历史、原始信仰、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天文历法、地理军事、文学艺术等，实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东巴经在正文之外还经常写有一些跋语性质的文字，这些文字与经书正文在内容、语言、文字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其内容多是纪实性的，有些还直接反应出当时纳西族的社会生活状况；其语言不像经文那样保守化和程式化，而更加生动活泼；其文字字词关系更为严密，基本上是逐词记录语言。东巴经跋语与经文相比，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第一节 东巴经跋语的定义及特点

一、东巴经跋语的定义

传统意义上的“跋语”与“序言”相对，是书写在书籍、文章、金石拓片等后面的短文，内容大多为评价、鉴定、考释之类。

喻遂生师在《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一文中注意到具有应用性文献性质的东巴经跋语，“在不少东巴经末尾，有一些跋语性质的文字”，并举《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①（以下简称《全集》）中两则经书跋语：《祭风·白色娆鬼毒鬼灰鬼出世》跋语：“写于皇历光绪十三年猪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写于我人生二十七岁之时。愿东巴健康长寿，家中呈现一派吉祥迹象。”《大祭风·超度凶死者·为死者招魂·迎请朗究神》跋语：“写于鼠年，是拉汝瓦庚山脚下欧姆敬初坞的乌宙恒写的，写于这年六月二十日。由超度凶死者

^① 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2000 年版。

和招魂两卷合成，没有漏掉一丝一毫，只能比别人所写的多。是我四十三岁那年写的，此后，我的名声将永存。愿东巴长寿，卜师永传。”喻遂生师提出“这些文字或述经过，或抒胸臆，与经文正文在内容上和文字上有所不同，也应视为应用性文字，今后有必要加以收藏和研究”。^①

后来喻遂生师还专门对跋语中的纪年方式作了研究，清理了带有纪年跋语的经书。并再次指出东巴经跋语属于应用性文献的范畴，其内容、语言、文字和经典正文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在颂经时，东巴是‘人神之媒’，肃穆威严；在跋语中，他们可以敞开襟怀，直抒胸臆，反映了农民巫师‘人’的一面，读起来很有意思，也很有研究价值。”^②之前李霖灿先生亦注意到了带有纪年的跋语内容，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么些经典》一文中撰写了“下编·有年代经典之初步研究”部分，指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东巴经中发现了“上至康熙七年，下至民国二十七年的一批纪年经书”，并指出“这些本身纪有年代的经书，自是么些文化研究的第一等资料，因为它们的时代确定，若依照时代的先后排列起来加以观察，可以正确地推演出古今法仪演变的异同，可以探讨古今字体的蜕变痕迹”^③

和继全博士指出：“东巴古籍中跋语记载着与抄录经文有关的大量详实可靠的史实，对东巴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东巴祭司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情况、各地文化交往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它的史料价值是经文本本身所无法比拟的。跋语不仅涉及具体时间，还涉及到了地名、人名、东巴的师承关系、格言、谚语、习俗等内容，研究经书的跋语对研究纳西族东巴教的发展、传承等状况，以至研究纳西族的社会历史等方面都是珍贵的资料。”^④

我们认为东巴经跋语指的是东巴在经文正文外书写的记述性文字和感叹性文字，经文跋语的内容一般是说明抄经的时间、地点；东巴的村名、人名；写经时的年龄及相关情况，表达良好的祝愿等。

东巴经跋语一般写在经书的末尾，也有少数插写在经书正文中或经书前边，甚至还有书写在经书封面上的。如《全集》41卷《为东巴什罗除秽》的封面（第249页）：

①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载《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55页。

② 喻遂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纪年经典述要》，载《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85页。

③ 李霖灿：《么些研究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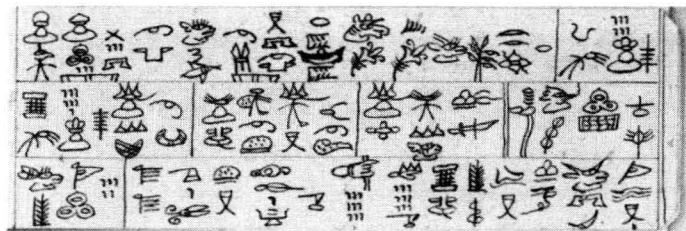
④ 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封面上的这一排文字 , 汉译作“是恒柯督的经书”，交代了此册经书的产生地域。该册经书封面上的字迹与正文中的一样，都为抄经者所写，所以我们将经书封面上由抄经人写的类似跋语性质的文字看作跋语。另外如《全集》76 卷《超度拉姆仪式·拉姆的来历·迎接神灵》。

东巴经仪式规程虽然与经文跋语同属应用性文献，并且较短的规程常直接附在经书正文前边或后面，与跋语所处位置基本相同。但规程内容与经书正文的仪式有关，并且较长的规程还可以独立成卷，故我们不将规程放在跋语中。

如《全集》61 卷《超度死者·先辈超度后辈》经书后面的一则规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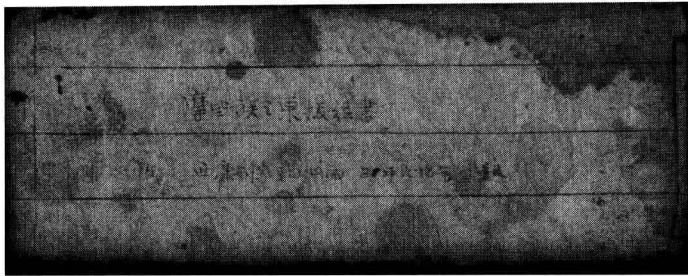


第二行最后一格段首符号¹后面便是规程内容，汉译作：

这一本经书，是《先辈超度后辈》的书，是与《献冥食》一起诵读的书。做仪式时，需要一碗除秽水，需要九个有手纹的面团，需要九块鲜肉，要把麻布缠绕在亡灵身上。解结用的绳子，则要挂在绵羊的头角上。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东巴经过赠予或购买转移到了不是东巴的个人或机构，然后这些个人或机构在东巴经写上了一些备注性的话或作了标签。这类内容，我们不视为东巴经跋语。

如李霖灿所收藏的来自刘家驹先生的一本《除秽经》。



经书封底有两行汉字：“摩些族之东拔经书”“西康刘家驹收藏 31 年火把节叶枝”，数字 1 有涂改痕迹。东拔为汉语音译，现在一般写作“东巴”。这段话是李霖灿所写，从传统跋语的角度看，这是标准的跋语，但我们本书只讨论东巴所写的跋语，故不讨论这类内容。

二、东巴经跋语的内容

（一）记载写经人

例 1.《全集》27 卷《禳垛鬼仪式·镇压属相相克的灾祸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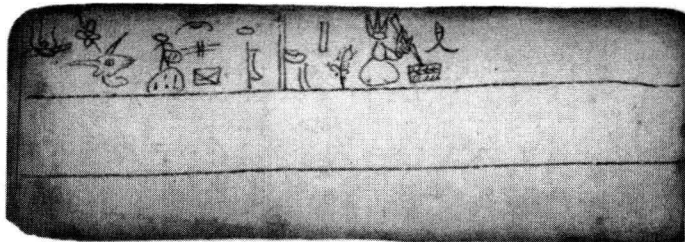
这是经书的最后一页，这一页的最后一格即为跋语部分。



汉译：是构若[kə⁵⁵zo³³]的经书。

根据《全集》译注时的注释，构若是本世纪初丽江县鸣音乡太和行政村坞督自然村的东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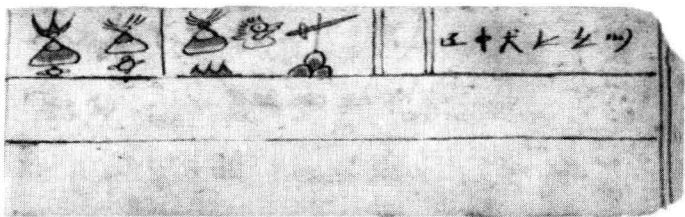
例 2.《全集》6 卷《祭署·把署与猛鬼分开》



最后一格为跋语部分，汉译作：这本书是东注[to³³dzy⁵⁵]写的。

（二）记载经书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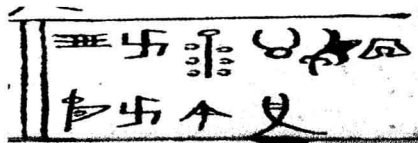
例 1：《全集》87 卷《分开吊死者和活人》



哥巴文跋语汉译：这是白龙潭[uə³³ly³³k'w³³]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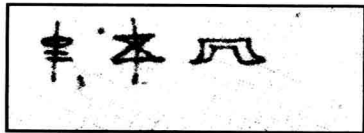
这本经书是丽江坝大研镇祥云乡庆云村和凤书东巴书写的经书。

例 2：《全集》47 卷《祭端鬼·驱端鬼·献牲》



汉译：这是富饶之地昌柯都[tɕ'ər³³k'o³³dɿ²¹]的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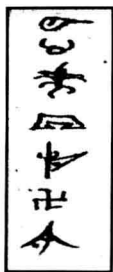
例 3：《全集》21 卷《祭风·招回凶死者的魂魄》



汉译：中村[ly⁵⁵ts'æ⁵⁵]的（经书）。

这是丽江大研镇盘朵坞村和林东巴所写。

例 4：《全集》77 卷《超度拉姆仪式·送拉姆·射杀毒鬼灰鬼》



汉译：这是南山恒柯督[hw⁵⁵k⁶o³³dy²¹]的经书。

（三）记载抄写时间

1.年月日

例：《全集》32 卷《禳垛鬼仪式·解结绳·丢弃里朵》跋语：



最后一行哥巴文  为跋语，汉译作：写于鼠年三月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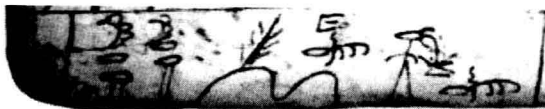
2.干支某年

例 1：《全集》21 卷《祭风·将署和龙送回住地》



汉译：这本经书是补托（干支）属铁的那一年写的。

例 2：《全集》97 卷《以第一声春雷占卜·用两个贝占卜·寻物打卦》



汉译：干支属猪这年写的。

3.多少岁

例：《全集》65 卷《超度金姆·为能者招魂，给能者献冥马》



汉译：六十七岁那年写的。

4. 年号

例：《全集》83 卷《超度楚鬼·寻找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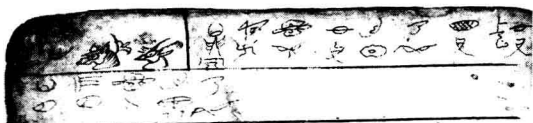


汉译：这本经书是大清皇帝光绪二十一年写的。愿这一本经书能千代百代地使用下去。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为 1895 年。

（四）备注式

例 1：《全集》81 卷《大祭风·抛卡吕面偶》



汉译：这一本经书，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的东巴所写的，所说的与其他经书不大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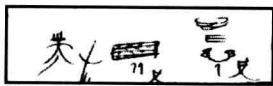
此跋语用水笔书写，是后来的东巴加上去的。

例 2：《全集》36 卷《退送是非灾祸·抛放雄罗面偶》



汉译：这是祭送雄罗面偶仪式的规程经文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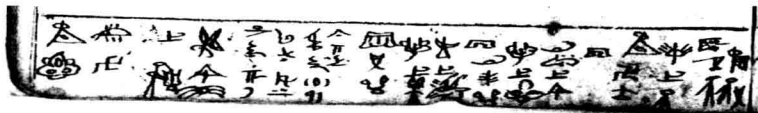
例 3：《全集》78 卷《祭绝后鬼·绝后鬼的出处与来历》



汉译：祭绝后鬼的经书两册，值碎银一钱。

（五）感慨或祝福

例：《全集》73 卷《超度什罗仪式·灵魂从血海里接上来·把本神送回去（下卷）》



汉译：论这些经书，在人类生活的世上，在辽阔的大地上，知道经书价值的人会说经书有用，不知道经书价值的人会说经书无用。说是容易做是难。

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经书跋语只有感慨或祝福之类的话，我们后边根据跋语提供的信息研究经书的地域分类和断代，就没有统计这类跋语。

（六）综合式

更多的跋语采用综合的方式，有的既记录了地域、又记录了写经人，有的还记录了经书给了谁等以及一些抒情的内容。

例：《全集》68 卷《开神路·合集》



汉译：这本经书是干支轮到属铁的那一年写的，从七月借起来，到八月十八

日才开始写的，是属马的一天写完的。是乌构皋[ua³³ka⁵⁵ga³³]七十六岁那年写的，侄儿乌巴拿梦恒[ua³³pa³³na²¹mu⁵⁵hu²¹]三十岁的那一年，把这本经书写完后给他了。我们家，是祖父和父亲也是做东巴的一个东巴世家。这是构都恒[ka⁵⁵ty³³hu²⁴]家族的哈巴吉[ha³³pa³³dzi²¹]家超度女能人时用的一本经书。祝东巴的嘴里出现福分，东巴的手里出现俸禄。给侄儿拿梦恒[na²¹mu⁵⁵hu²¹]的这本经书，很下功夫地认真地写了，写时，比乌次吉[ua³³tsʰi⁵⁵dzi²⁴]家族的人勒补补[le³³bɿ³³bɿ²⁴]家的经书，想写得更好一些，舅父乌构皋，已经是七十六岁的人了，以前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如果这本经书写的水平不能超过乌次吉家族的勒补补家经书时，侄儿会埋怨我这个乌构皋舅父了呀！

法杖生千节，祝东巴活到千岁。法杖生百节，祝东巴活到百岁。祭祀的人家，祝有福有禄，生活富裕，人丁兴旺。遗留福泽时，把酒敬给下面的人呀！念这本《开神路》经书时，东巴看见的字，不一定全部熟悉，用手书写学了以后，就会学好了。

三、东巴经跋语的特点

经文跋语与经书正文之间一般用段首符号（𑄎、𑄏、𑄐）隔开或另起一行，书写行款也与正文有所不同，其显性特征比较明显，故能较容易地确定出经书中的跋语。与经书正文相比，经文跋语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 书写行款方面

经文跋语属于应用性文献，字序几乎都与语言顺序一致，一部分按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行款顺序书写，一部分横行从左至右逐字排列书写，少量竖行从上到下逐字排列书写。而经书正文一般是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书写，每句话之间画一竖线隔开，每格内文字不完全按语序排列，而是按事理关系成几何排列，如天在上，地在下等。

2. 叙述内容方面

经书正文多为神话传说，而经文跋语多是纪实性的，一般是说明抄经的时间、地点，东巴的村名、人名，写经时的年龄和经书传抄过程，写经时的社会状况和东巴当时的心理活动等等。总之，内容比经书正文更贴近现实生活，对东巴文化的发展、近代东巴祭司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情况、各地文化交往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如《全集》8卷《祭署·给署供品·给署献活鸡·放五彩鸡》这册经书的跋语（第234、235页）：

这本书是好地方阿时主妥鲁村东巴普支登梭写的，是自己的书，愿长寿日久。这本书原由祖父梭补余登写存，后由中央博物院带去，说是要一本收

藏，他们带去后，我手中无书，没办法了，好地方牛罗胜有个名叫和才的人，在中央博物院，他把如何做，按规矩抄送来一本。这书是看着和才的写本写的，虽然字写得不好，但首尾不差错的写下来了，后来者兄弟子女大小们，用好眼慢慢看吧，准备好你的薄嘴舌，好好念诵吧，不知不要不管，要更深的懂得书，手迹不一样，不会与他人的相混。去学习学习吧，愿东巴的继承者不断增加！愿像野坝子籽，蔓菁籽似的多！

此则跋语交代了抄经者的法名和处所、经书的传抄过程、东巴抄经时的心理活动等等，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到此册经书的来龙去脉和抄经东巴当时的想法。

3. 使用语言方面

经书正文“由于年代古老，师法严格，语言保守，程式化严重，保留了不少套话、宗教词语和现代口语中已不说的古词语。如[bi³³]太阳，口语说[ni³³me³³]；[ts'o²¹]人，口语说[ci³³]；[dze³³]饭，口语说[ha³³]。”^①而经文跋语是即兴之作，记录口语，生动活泼，不像经文那样保守和程式化。

4. 用字和字词关系方面

由于“东巴经用于请神送鬼，法事庄严，令人不敢懈怠”，^②故经书正文中使用文字较严谨，一般用东巴文书写。用东巴文字书写的经文大都没有完全记录语言，只是记录关键词句，以提示情节，启发记忆。相比之下，经文跋语中的字词关系都较经文严密，大部分逐词记录语言，所以使用了大量的假借字。

①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载《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82页。

②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载《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81页。